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

合订本 第四十卷

希望过了8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6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
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总第
116—118
辑

总第
116
—
118
辑

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116—118辑）

合订本 第四十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艺术生涯

少年时代的梦幻/003

◎ 荒 煤

贫困童年的梦幻——革命文学的召唤——从延安时代到新时期

漫散的回忆/016

◎ 晏 甬

通向银幕的路/026

◎ 谢 添

诗 缘/033

◎ 张志民

人物述林

记李烈钧先生/040

◎ 周寒僧

身世——入学与出国——在第二十七混成协——辛亥革命中的援皖和援鄂——回赣任都督前后——流亡海外——护国、护法种种——在西北军中——蒋介石时期的李烈钧——客死重庆，归葬故乡

我所知道的李烈钧/052

◎ 卓仁机

辛亥革命期间的李烈钧——对辛亥革命的作用和贡献——在江西与袁世凯的矛盾和斗争——湖口起义的经过及其失败——徘徊观望于中华革命党之外——李烈钧与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及与岑春煊的决裂——坚决拥护孙中山北伐主张——在孙中山第三次回粤时期

孙中山卫士队大队长姚观顺小传/072

◎ 姚曼裳

我所知道的胡宗南/077

◎ 张 新

胡宗南的发迹——胡宗南的秘密组织及其驭下权术——胡宗南和白崇禧暗斗的一幕——进犯延安——清涧战役——延安重光——我被三次传见

我的连襟钱大钧/087

◎ 顾执中

新生之路

记王耀武将军的后半生/091

◎ 李以劼

前言——反戈一击，为人民立新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心——在秦城参加劳动，庆获新生——为人民服务——光荣的归宿

我的改造经过/099

◎ 陈启奎

为何不杀战犯呢——思想改造——参观学习——劳动锻炼——“铁窗”生活——“活着进来，要活着出去”——新生的灯塔——特赦政策

耆年自述

对大革命及侨居印尼的回忆/114

◎ 张云飞

痛击袁世凯的爪牙林干材——转学广州——我所目睹的沙基惨案——海丰——“小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农民起义——海陆丰农民起义——潮汕暴动前后——脱险——在印尼任教——周总理亲切接见印尼侨胞——海外赤子情

抗战史料

珍贵的友谊/132

——在美国空军中作战的片段回忆

◎ 程敦荣

从飞虎队到23战斗机大队——我所知道的陈纳德将军——P—40型战斗机与日本“零”式战斗机——紧张、热烈的战斗生活

工商经济

天津八大家/141

◎ 纪 华

天成号韩姓——益德裕引高姓——杨柳青镇石姓——土城刘姓——正兴德号穆姓——振德店黄姓——长源号杨姓——益照临引张姓

解放十年来活动点滴/151

◎ 张治中

人物述林

回忆曹孟君同志/196

◎ 孙晓村

曹孟君传略/199

◎ 黄慧珠

傅学文自传/219

辛亥革命中的黎元洪/237

◎ 徐世敏

孙传芳与吴佩孚之貌合神离/240

◎ 孙丹林

工商史料

上海联合征信所成立前后/247

◎ 资耀华

回忆联合征信所/250

◎ 李庸宣

联合征信所二三事/257

◎ 冯和法

文化史谭

起步/260

◎ 古元

惭愧的回顾/266

◎ 廖辅叔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旅行社/276

——《早期之中国旅行社》续篇

◎ 潘泰封

补充·质疑·订正

来信摘登/305

对91辑《忆张冲同志》一文的质疑与订正/306

◎ 胡以钦

附：关于桂灿文中拖走张庚伯部队经过之真相/310

◎ 张伯翔

对81辑《蒋介石侍从室纪实》的补述/311

◎ 沈养基

解放后十年来政治活动点滴/315

◎ 张治中

1958年元旦对台广播——关于对台湾政策的认识——举国欢腾之日 寄语台湾诸故旧——天安门观礼——可爱的故乡——美丽的南国风光——伟大的首都——北京

游台日记/344

(1947年10月20日~11月1日)

◎ 张素我

人物述林

忆述国民党元老吴忠信/361

◎ 金绍先

孙中山时代的政治活动——蒋介石的密友和忠臣——蒋介石三次下野的参与者——吴的筹边政策及其在新疆的统治——吴与国民党派系人物间的联系及矛盾——吴的“合肥”精神——吴忠信的班底——吴的家庭经济生活

戴笠轶事（上）/388

◎ 申 元

母子相会 戴笠回头——公报私仇 戴笠反共
——贩卖军火 戴笠设宴——开封捕韩 戴笠
用计——部属被杀 戴笠下跪——河内刺汪
戴笠指挥

赛金花与紫禁城/403

◎ 颜仪民

日军侵华罪行录

日军侵华阴谋内幕/406

◎ 杨寿林

丁丑南京屠城记/414

◎ 祝晴川

保卫南京战役——南京屠城之惨状——南京“国
际委员会安全区”上海路陶谷新村七号难民收
容所之所见所闻——参加“世界红卍字会南京
分会”救济难胞和收殓死难者尸骸工作

质疑·补充·订正

对《忆抗战生活片断》一文的补正/432

◎ 周谷年

资 料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和部分重要会议简况（上）/437

◎ 高晓星 收集整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一六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少年时代的梦幻

◎ 荒 煤

陈荒煤，现代作家、著名文艺评论家。1913年12月23日生人。湖北襄阳人。1932年加入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冬参加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革命文学的创作活动。作者于本文中回顾了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艰辛历程。

我这个穷孩子一无所有，
只有一颗纯洁鲜红的心灵。
我把它献给革命，
让它在革命风暴里翻腾、前进！

这是我1927年在武汉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墙报上发表的第一首其实不能叫诗的所谓诗歌。当时，我是学生会的宣传委员，并且编辑我们班上的墙报。

大概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写作，而且还常常在什么聚会中朗读过，终于还记下来这开头的几句。

凡是青少年文学爱好者开始提笔写作的时候，大都是写诗，我也不能例外。

其实，这正是对文学的误解，更是对诗的误解。可也正常，因为年轻幼稚，对诗的了解极为简单：要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要简练抒情。更重要的原因，是写起来方便。

我现在还有些模糊的印象，当时，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在墙报上发表的作品，琳琅满目的都是这些诗——其实是革命风暴中孩子颂扬革命的民歌，尽管天真幼稚，但的确充满了纯洁的革命激情和向往！

到后来，我从1931年开始写作的时候，最初也还是写诗。有一年多时



间，我不断地写，不断地投稿，又因为家里穷，不能订报纸，于是每天从家里跑到基督教青年会阅览室去查报纸。终于，在10月间，一首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罪行的诗，在《新民报》副刊发表了。这更加激励我继续创作，又陆续发表过一些诗。

可是，这些创作都没有留存下来。

因为我从1931年秋天写诗以来，1932年认识了盛家伦、吕骥、张庚、郭安仁（丽尼）这些同志后，参加了武汉左翼戏剧联盟、反帝大同盟的一些活动，还短期编辑过《时代日报》的副刊《时代前》，我又开始写文学、电影戏剧评论文章。

1933年我离开武汉到上海工作的时候，这些诗与评论文章都还贴在一个本子里加以保存。

大概是1933年的秋天吧，武汉反帝大同盟组织被破坏，查到我和吕骥、张庚在上海的通讯地址，当我们听到我们三个人通讯地址的学校都有人去查询下落的时候，便连夜转移，我就把这本剪贴的文章撕碎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所以，除了我在1927年墙报上发表的这首所谓诗歌外，我很幸运，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现在看来肯定会脸红的创作。

这四句之所以还能记得，是因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亲眼看到血腥的大屠杀，感到异常的困惑、迷惘、悲伤和忧郁；然而这四句诗却经常涌上心头。正因为如此，我虔诚地把这四句幼稚的不是诗的诗句带着血腥的烙印永远铭刻在心头了。尽管我后来终于还是参加了革命文艺活动，还唱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忧郁的歌》^①，也再没有写过什么诗。可是这四句话却也真可以概括我的一生，是我在艰辛曲折的文学道路上负重前进的朴素的信念。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有异常曲折、艰辛、复杂的历程。中国革命文学的道路也是漫长的，也有异常曲折、艰辛、复杂的历程。

贫困童年的梦幻

我走向文学之路，也经历了漫长、曲折、艰辛、复杂的道路。

我是湖北襄阳县人。1913年12月23日诞生于上海。但是，直到1925年夏天才随家迁回到湖北。当时父亲在大冶铁矿工作，便来到大冶。1926年秋我独自到汉口读书。

我的父亲陈人杰，字伯超，是在清朝末年到湖北新军第八镇第二十九

^① 我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名《忧郁的歌》。——作者

标三营当兵的。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任革命总机关部交通，负责联络工作。10月10日夜，武昌工程八营首先发难，我父亲就参加了起义活动。

武昌起义胜利之后，曾担任过团的粮饷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

后来又参加过讨袁（世凯）活动，被通缉，遂弃家出走。后来到广州，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参议。

从我幼年记事时起，我很少见到父亲。因为，我随同母亲和一位“伯伯”长期居住在上海。

这位“伯伯”是我母亲的姐姐，因中年丧夫，就跟随我母亲照理我和兄妹们。

我因为不足月诞生，又被脐带绕颈几乎窒息，被认为是不祥之兆，生下来后就过继给我的姨母为子。不知为什么，寡妇姨母让我叫她“伯伯”。

因为父亲长期流离在外，也不能经常给家里寄钱，所以家里生活是贫困的。

我只上过两年小学和一年“弄堂小学”——只有一个教员，把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放在一间屋子里教点语文和数学。后因为交不起学费而退学。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懂得“穷”是怎么回事。开始，我跟着伯伯上当铺，她抱一包袱衣服送去，然后拿回一张当票、一两块银元交给眼泪汪汪的母亲。后来就我一个人去了，双手举起来才刚刚够上柜台，把包袱递上去，然后拿回来一张当票和一两块银元交给眼泪汪汪的母亲。

有时候，我拿着母亲的信到她朋友家里去借钱，满头大汗地站在那些“阿姨”面前发呆，低着头不敢看人，拿到钱就像小偷似地逃窜出来。有时候，母亲请来几位朋友打“麻将牌”，我和伯伯就从上午忙起来，到市场去买菜，准备饭菜。从下午到深夜，几位“阿姨”打牌、吃饭、喝茶、晚间“宵夜”，我就随时去买香烟、打开水，给阿姨们倒茶……快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才听见伯伯和母亲叹气，算一算这一天花费了多少钱，抽了多少“头”钱，能够对付几天的生活。我呢，每次下来就可以得到两毛小洋的“赏赐”，大概够我看一个星期的小人书的费用。

可是我心里实在厌烦这种聚会。我至今不抽烟、不喝酒、不会打麻将，就是这种聚会给我造成的一种厌恶心理。

我因为先天不足，身体弱，很少到弄堂里和孩子们一起玩，怕“打相打”。有几个铜板，就愿意蹲到小书摊上租两三本连环画仔仔细细看半天。



伯伯可是个书迷，整天忙碌完了，临睡前总要念一段弹词，我躺在她的身边，或偎依在她的胸前听她念，还让她给我讲解。我也记不得花了多少时间，终于听完了一部经常使我伯伯落泪的《玉钏缘》。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不是高层次的文学作品。

之后，又从母亲衣柜里发现了一批“宝藏”，就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古典小说。

我的母亲则是一个《红楼梦》迷，在她枕边，随时都可以看到一本正在翻阅中的《红楼梦》。

就是在我伯伯和母亲的影响下，我开始了我的自学时期。拿着一本《国语注音小字典》和一本《康熙字典》，连蒙带猜地读起这批古典文学作品来。连《西厢记》、《牡丹亭》这些戏剧也似懂非懂地读了不少。

这当然说不上是什么对文学的爱好和学习，可是在一个穷孩子的脑子里却打开了一面奇妙的窗口，突然从现实贫困的生活里发现了许多朦胧的感受：贫穷与不幸自古都存在，富贵荣华虽不是我能想象的，但是这些人物的命运也未必幸福。人生的悲欢离合只能为命运所决定，旦夕祸福，谁也无法预料。可尊敬的是那些替天行道、打富济贫的英雄侠客，最可怕的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奸佞、贪官、豪绅，可悲的是那些不断受害的忠臣义士……

最欣赏的当然还是一部《水浒传》。因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等，这些英雄好汉聚集梁山泊，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帜，在我看来这就是“革命”。

因为，就在发现这批古典文学名著的同时，我也翻出来一个“秘密”。虽然童年时代还不懂什么是革命，隐隐约约也听到父亲是一个革命党人，但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可是从书堆里却翻出了一张证书来，正中有孙中山的照片，两边就写着这两句话：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现在我也记不清这是一张什么证书，但是送给母亲时，看到她那惊慌失措的神情，也就懂得这是可怕的秘密了，在我心中也就证实了父亲是个革命党。

其次，读得较多的就是《红楼梦》。正如我在一篇文学生活回忆散记^①中所讲的：

“至于喜爱《红楼梦》，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如果说荒野干旱的草原里最需要的是春天的雨露和阳光，那么一个十来岁的穷孩子，在忧郁稚嫩

^① 从1984年起，我在《十月》杂志连续发表了10多篇文学生活回忆散记，现集名《荒野中的地火》，年内将由十月出版社出版。——作者